不用靠人的，別人靠它的，所謂「自在」就是那樣解，不是說有甚麼主張那樣解。

聽眾：羅公，第一(種義)(「所熏四義」)那裏有個「堅住性」，但第三(種義)又講要有，而且不是「堅密常住」那樣(說)，要決定是「自在」而且不是「堅密常住」？這樣，這個「而且不是堅密常住」與第一那個「堅住性」有甚麼問題？兩個好像有些矛盾那樣？

羅公：哦！「堅住」與「堅密」不同，那個「堅住」即是 Steadily，英文的 Steadily，即是很穩定。

聽眾：穩定。

羅公：是，穩定。這個「堅密」是指「(不)能容受」，即是它有， 即是它這個「堅密」是指「不能容受」。

聽眾：但下面又說「常住」、「堅密常住」，「常住」不就是穩定？

羅公：「堅密地常住」，是，沒有錯，「堅密常住」。它這個「堅住性」是「穩定」，但雖然穩定，但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；一生一滅的。這個「堅住」就不是說不生滅，每一剎那都連續的、不會被人斬斷的，不會死的，這樣就叫做「堅住」。這個「堅密常住」，「堅密」就是說沒有東西塞住，令到那些「種子」可以「熏」進去的，「堅密常住」即是「不生滅」的，「堅密地不生滅」就是成塊板那樣的。這樣，這個人，這個文字不是很巧妙，不是很好。是嗎？上面的「堅住性」就是「很穩定」，怎樣叫做「穩定」呢？雖然是一生一滅，但是每一剎那都差不多連續的。每一剎那都是「無記」的，不會忽

然間變了「善性」，忽然間變了「惡性」的，這樣叫做「堅住」。這個「堅密常住」，全部塞實(填滿)，不能夠容受東西的，「堅密」不可入的，常常都不可入的；永遠都不可入的；這樣就叫做「堅密常住」。這個.....。

聽眾：這樣是不是抗拒？

羅公：塞住，好像是這樣，塞住，抗拒是它抗別人的，即是同抗拒差不多，不可入的，「堅密常住」就是每一剎那都一樣，是這樣的。不變化、不可入的，不能打得入的。那個「堅住」就是雖然有「生」、「滅」，但每一剎那都是「無記性」地一路連續的，不會變的。那個「性質」不會變的。明不明白？

聽眾：不明白。

羅公：他這個環節是講得不好的，是嗎？「所熏四義」有沒有問題？這樣，「能熏」又有四義了，是嗎？「能熏四義」找另一個講一下，好嗎？「能熏四義」，自己先舉手。有沒有人有興趣的？自己先講。咦？那個陳文蘭沒有來？她在前面這裏我指她說嘛！陳懿行，你教書的，你來，「能熏四義」，出來黑板這裏。

聽眾：「能熏四義」，我根據羅先生的那本《唯識方隅》和《佛光大辭典》的一些解釋，在講「能熏四義」的時候，首先我們看看甚麼叫做「熏」，甚麼叫做「習」，這樣在《唯識方隅》裏講「熏」就是「積習」，「習」是「數數」，如果我們用舉例來講，就是好似花香，那些苣藤有些香氣，或是用香氣去「薰」那些衣服，這樣，我現在的這些譬喻想講明一些甚麼呢？就在我們的現實世間裏面，有很多「染淨迷悟諸法之勢力，薰附殘留在吾人心識之上。」用現代的說法來講，就是這些「染淨迷悟諸法之勢力」是指我們的「心識」，對不起，是我們的「身」、我們的「語」、與我們的「意」。「三業」引起的一些作用，是由「種子」起現行，現行再「熏」入「種子」，這樣是因果相續，

不斷地因果相續。是令到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，能夠(將)因果繼續相續下去的一個道理的一個說明。這樣解完了「熏習」的意義之後，我們看「熏習」裏面分開兩種，一種是「能熏」，一種是「所熏」，剛才有同學(裏面)就講了「所熏」，「所熏」(裏面)有四義，現在(裏面)我們講一下「能熏四義」了，「能熏四義」是指甚麼呢？是指「七轉識」，和它的「心所」，而「所熏四義」的「所熏」，是指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。所以「所熏四義」裏面，它有四種作用。

第一種作用(裏面)，對不起，不是「所熏四義」，是「能熏四義」(裏面)，它有四種作用，第一種是「有生滅」，甚麼叫做「有生滅」？在《佛光大辭典》裏面的解釋，是「非靜止不動而具有動的作用」，以生長「習氣」的叫做「有生滅」，根據羅先生的《唯識方隅》裏面所講的，「能熏四義」是「有生滅」、「有變化」，「有變化」，就「有作用」。

第二方面就是指「有勝用」，「有勝用」(裏面)，是指有「緣慮」的作用，有強盛的「勝用」能夠引我們的「習氣」，在羅先生的(書)裏面「有勝用」(裏面就)分開兩種，一種是「能緣勝用」，一種是「強盛勝用」，這樣在這方面(裏面)分開了一、二的兩份，我自己的理解不是很強，我們希望羅先生一陣給我們解釋一下。這個「強盛勝用」與「能緣勝用」，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很懂，這樣即是說在「能熏四義」裏面它有是這種「勝用」的作用，「有生滅」之(法)之後再「有勝用」，而「勝用」是有「緣慮」的作用，有強盛的「勝用」，才能夠引起這個「習氣」的。

第三點是指「有增減」，「有增減」，即是表示我們的「勝用」(裏面)能夠增減，能夠增，能夠減，我們才可以攝持我們的「習氣」，我們的「習氣」，然後才可以說，引起那個「染淨迷悟諸法的勢力薰附殘留在吾人心識。」我們不斷有行為，不斷有造作，不斷出現行，然後再「熏」入我們的「種子」，然後有世間的一切，種種(現象)。

最後第四點(裏面)，就是「能熏」(裏面)好像「所熏」那樣，一定可與對方相和合，那「對方」指「所熏」，即是「能夠與所熏和合而轉」的，「有生滅」、「有勝用」、可以「增減」，然後要與「所熏」同時、同處、和合相應，這樣才叫做「能熏」，這裏(裏面)就是說，我們將「熏習」(裏面)它的意義看了，它的解釋明白，然後「四義」，這樣才是一個「名相」上和「言辭」上的說明，其他再進一步就留待羅先生解釋了。

羅公：解甚麼？

聽眾：不知你們有沒有甚麼其他問題了？

羅公：其他無問題了？只是「有勝用」，是嗎？「有勝用」、「勝」者就是「殊勝」，強烈的，「殊勝」的，「優勝」的，「用」就是「作用」。怎樣叫做「勝」？怎樣叫做「殊勝的作用」呢？《成唯識論》舉出兩點，是嗎？一點就是「能緣勝用」，「緣」就認識，它有「認識力」的。不是麻木的，即是「有認識力」的，不是麻木的。這就是「能緣」，「能緣勝用」。即是物質現象是不能認識事物的，是嗎？這個「色法」是不能認識事物的物質現象是不能認識事物的撇走了那些「色法」，只剩下「心」，「心所法」。是嗎？這樣就撇了「色法」了，第二，「心」，「心」與「心所」之中，除了有「能緣勝用」之

外，還有一種叫做「強烈的勝用」，是嗎？「強烈的勝用」主要就是甚麼？它那種「善」，即是「善性」很強的，善惡性強的，或者它在，即是它現起的時候，即不是好像很曚昧那樣的。這個，即是好像通常是那些，「能緣性」就是有「認識力」，「強烈的勝用」就是在它出現的時候很明顯的，明顯，明顯。甚至有時還帶有善惡性的，最強的莫如有善惡性，那些「業種子」之所以「能熏」者，就是因為它有「善」與「惡」，「名言種子」之所以「能熏」，它是清楚了利的，不是很模糊的，就會「熏」，就會「熏」入去。例如你教一個小學生讀書，如果你(講得)很模糊的，講給他聽，解釋得很模糊的，它的「種子」要「熏」進去，是不容易「熏」得到的，但如果你講得很清楚的，很明朗的，你「熏」進去，他那個小學生裏面所接受的那些「種子」就很清明的，再出現的時候都很清楚的，這樣這種，這種叫做「強烈的勝用」，都不是很劣的。

聽眾：即是「非無記」的，一定「有記」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「非無記」的？

羅公：不是一定，「無記」都得，「名言種子」是「無記」的，清楚的、清楚了利的。所以，當我們的「種子」「熏習」的時候，解到來這裏，要解釋這個「名言種子」這個詞了，「名言種子」者，何解叫「名言種子」？我初時叫你們暫時不用理它，現在就要理它了，「名言種子」應該整句解，由「名言」，由「名言而熏習的種子」那樣解，所謂「名言種子」，即是由「名言而熏習的種子」，就叫做「名言種子」。由「名言熏習」，甚麼叫做「名言」呢？「名言」有兩種。

聽眾：是不是有「顯境名言」？

羅公：是，還有呢？兩種的。

聽眾：是呀！

羅公：是，你講給我聽。

聽眾：「表義」。

羅公：你有個表的，「名言」有二種。

聽眾：「表義」。

羅公：「表義」嘛！有兩種的，你找不到？

聽眾：看過，不記得了。

羅公：原來梵文「名言」兩個字，就是含有兩個意義的，第一個意義就是「表義」，「表義」即是現在我們叫甚麼？「表象」。「表象」 Idea，「表象」，觀念，即是觀念。「義」即是觀念 Idea。

聽眾：是不是「無受盡相」？

羅公：嗄？

聽眾：是不是「無受盡相」？

羅公：嗄？

聽眾：「無受盡相」？

聽眾：她問你是不是「無受盡相」？

羅公：「無受盡相」，「名言種子」一定是「無受盡相」的，「名言種子」，「名言種子」，一定是「無受盡相」的，業「種子」就是……。

聽眾：「有受盡相」了。

羅公：對了。現在就講那個「名言種子」，所謂「名言」一種叫做「表義名言」，

「表義」者，即是「表象」，「表象」是指甚麼？

「第六意識」裏面的觀念，一種東西的「熏習」不是隨便就可以「熏」的，要經過兩種「名言」之中其中一種，任何一種才可以「熏習」的，第一種是「表義名言」，「第六識」裏面，活動時有個「相分」，「第六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第六識」的「相分」就是觀念了，Idea 來的，觀念或者概念，或者 Concept 了，明不明白？怎樣叫做「觀念」？我講給你知，解釋一下。當我們見到一種東西，譬如我以前從未見過芒果的，現在我們見到一個芒果，這樣，當我們看見這個芒果的時候，我的「眼識」就看見芒果，「意識」又看見芒果，如果旁邊有個人告訴我：這是一個芒果，我的「意識」，那時我的「耳識」又聽到「芒果」這個聲音，同時我的「意識」又聽到「芒果」這兩個字，是嗎？

當我們聽到的時候呢，我們的「意識」裏面就有一個印象，記住，第一就叫做「印象」。是嗎？「印象」，芒果，印象，只是聽到而已，這個印象，很模糊、很模糊的。有了印象之後，我們的「意識」，「第六意識」就有一些反省的作用，那時「芒果」兩個字在我們的「意識」裏面就會生起好像有一件東西，有一件東西的名字叫做「芒果」，是不是這樣？第一步就是印象，即是聽到聲音：「芒果」；再進一步，第二步因我們的「意識」裏面，好像有一件東西存在，這件東西叫做芒果。

聽眾：這樣是「相分」還是「見分」？

羅公：「相分」；「相分」、「相分」、「相分」，這樣「芒果」之後，這個就成為「表象」了，就成為 Idea 了。叫做觀念了，是嗎？我們的認識第一步就是(第一)「印象」。再舉例，我見到那個芒果，看見是黃色的，那「眼識」見到有一個黃色的，橢圓形的東西，黃色的，好像影片那樣，這個就叫做是印象了，Impression，明不明白？同時我(聽到)有人告訴我：「這個叫做芒果」，我的「意識」聽到「芒果」兩個字，兩個聲音那個「意識」並不知道那是甚麼，只是芒 Mong、果 Gwo 是嗎？

聽眾：那是「率爾心」嗎？

羅公：你不要理那是甚麼「心」！現在不是理那些了，不是理那些「尋求心」了現在搞這些，先不搞那些了，是嗎？

這樣，「耳識」裏面也有一個印象，是嗎？這些完全是經驗來的，完全是印象而已，無意義的，是嗎？但「意識」同時又看見，看見這個黃色的芒果同時又聽到「芒果」兩個字，那個「意識」就將那個黃顏色的東西，同時又聽到「芒果」兩個字的聲音。將它來綜合起來，在「意識」裏面構成、構成一個影子，構成一件東西，這個影子是有意義的，這是芒果來的，是生果之一種，叫做芒果。這樣然後就成為一個(形像)，成為一件東西，這件東西就叫做甚麼？就叫做「表象」了。又叫做「觀念」了。英文叫做 Idea，日本人譯做觀念，「觀念」是甚麼？我們的「意識」裏面所「觀」到的一件東西，我們的心意所「念」到的一件東西。

就是「觀念」。後來有些人認為「觀念」兩個字不妥了「觀」與「念」都是著重你自己的認識而已，不如說那個，不如說「表象」，「表」、那種東西表現出來的，

在我的「意識」裏面表現出來的。

是有形像的，這樣就變成那個形像就有一個影子了。「觀」與「念」都是指那個主觀，「表」與「象」就指那件東西。所以那些人就不譯做觀念，就譯作「表象」。明不明白？

都是那個字，都是 Idea 那個字而已。這樣，這些一成為，一成為「表象」的時候，就是「意識」裏面的一個「名言」了，這就叫做「顯(境)」、這就叫做甚麼？叫做「顯境」的「名言」了，「顯」者，「表」也。是嗎？

「境」者，那個「形像」也。是嗎？

「顯境」不就是「表象」嗎？是嗎？

這即是說我們「熏習」，我們見到一種東西想「熏」進去，就要透過我們的「意識」裏面的那些觀念，然後「熏」入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裏的。明不明白？

即是透過我們的「意識」的那個觀念，然後再「打」進去的，要透過這個「顯境」的「名言」，然後才「熏」得成「種子」的，這些這樣的「種子」就叫做「表」；叫做「顯境名言」的「種子」。

「顯境名言」的「種子」就是甚麼「種子」呢？

就是那些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，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很多數，絕大多數，很多數要靠「顯境名言」來「熏習」的。聽不聽得明白？要想一想這個。第二種、第二種「名言」叫做「表」，不是，不是！我講錯！

第一種，那種叫做「表義名言」，是嗎？不是，我講過，搞亂了，我再重新講過。當我們看一種東西的時候，最初的第一步就叫做印象 Impression 例如我們目前有一個芒果在這裏，我不知它是芒果的，我只是見到一個黃色的東西在這裏，這樣，我的「眼識」起的時候，見到一件黃色的東西，就成為一個「眼識」裏面的「印象」了。

在「眼識」來說，它只可以叫做「印象」而已，不能夠叫做「表象」的。因為未構成一件東西的。因為不構成一件有意義的東西。明不明白？同時有人告訴我：「這個叫做芒果」。我們的「耳識」裏面就聽到一個「芒」、一個「果」兩個字。又是構成一個印象。是嗎？這個印象只是「印象」來的而已，沒有意義的。好了，我們的「第六意識」同時一齊起的那「眼識」看見芒果的時候，「第六意識」也看見了，那「耳識」，那「耳識」聽到「芒果」兩個字的時候，那個「耳識」都聽到的，不是！那「意識」都聽到的那「意識」第一個剎那只是聽到而已，就是「率爾心」了，「率爾心」了，現在對了，第一個剎那聽到的，是「率爾心」，「率爾心」只有印象而已。明不明白？

到了第二個剎那，那個「意識」就「尋求」了：這是甚麼？尋求的時候將它兩種東西來尋求了，「眼識」所看到黃色與「耳識」聽到的「芒果」；將它來綜合了，以此來「尋求」：這個叫做甚麼？以前未見過？見過沒有？未見過，現在見到；剛才聽

到「芒果」這兩個字，是那些人講過給我聽，說這個叫做芒果。這樣，這個就確實是芒果無疑了。叫做芒果了。

「意識」就起這個作用，當「意識」起這樣一個作用的時候，就構成一件有意義的東西了。怎樣是有意義的東西？是芒果來的；是能吃的東西；是水果來的。構成一件有意義的東西，明不明白？

這件有意義的東西就成為「表象」了，成為「觀念」，是嗎？又叫做「表象」，是嗎？本來就譯做「表象」就好些的，因為它有所「表」，表現一種東西，「表」者，顯也。顯了一種東西出來，顯示了一種東西。「象」是「有形有象」的，那件東西在那裏，叫做「表象」，但是從前就不叫做「表象」，叫做「觀念」，「觀念」者，即是我「觀」下去，我「念」一下它那就變成不能顯出那是一件有意義的東西，明白了嗎？所以你們看書看到「表象」，即是「觀念」，即是 Idea 那個字。譬如有一本哲學的書，是德國的叔本華造的，(亞瑟·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)那本書叫甚麼？《意志及觀念的世界》〈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〉，是嗎？不是有這樣一部書？有人譯做甚麼？《意志及表象的世界》〈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〉不是兩本書，都是同一本書。一個人譯做「表象」，一個人譯做「觀念」而已。這種「表象」、這種「觀念」，就叫做「表義名言」，「意識」就是那個「象」了，是嗎？那「形象」了，「表」就是「顯出來」了，明白嗎？

「意識」就是「名言」了，「表義名言」者，即是「意識裏面的觀念」。我們又知道，「前五識」就只有印象而已，無觀念的，要透過、要進入「第六意識」裏面，

然後(才能)將那些觀念，將那些印象整理綜合，成為一件有意義的東西，在那個「意識」裏面成為一個「相分」，「意識」裏面的「相分」。那個「意識」裏面的「相分」，我們一般人叫它做甚麼？「表象」了。這個就成為一件有意義的東西了，這就是「觀念」。

聽眾：羅生。

羅公：嗄？

聽眾：Impression 與 Concept 有甚麼分別？Impression 與 Concept，即是「表象」與「概念」有甚麼分別？

羅公：Impression 是嗎？

聽眾：Concept、Concept。

羅公：不同，現在才講到 Concept。觀念是嗎？ Impression 第一步，第二步，Impression 就是未經綜合的，是嗎？觀念，即是 Idea，經過綜合的，經過那個「第六意識」整理過、綜合的，整理過才是一個一個東西的，一格一格，一個一個的東西，那些東西有共通性的，譬如這樣，我今天見到、認識一件東西，它叫做芒果，有了 Idea 了？有一個「表象」了，明天又看見荔枝，又構成一個「表象」，「荔枝」這個「表象」了，是嗎？叫做荔枝，再後天我看見木瓜，又構成一個木瓜的「表象」，就有三個不同的「表象」了，但我們的「意識」又有力量，將三個不同的「表象」的共通性，抽了出來，明不明白？木瓜是生果，可以吃的，芒果又是生果，可以吃的，荔枝又是生果，可以吃的，把它們這種可以吃又可以潤喉的這種共通性抽了出來，叫做甚麼？生果。是嗎？這就是概念了，Concept 了 Idea 通常來說印象是有顏色的；有聲

音的，一到觀念就或有或無了，明不明白？一到概念無顏色、無聲音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們見到一隻黃牛，有黃色的，那個印象，見到一隻白牛，是白色的。那個印象是白色的，黃色的。但我們一說到牛，其實那個觀念，說到牛，就可以黃色也可以白色的了，是嗎？即是有意義的，其實一說到普通的牛，其實所謂牛，就已經是「表象」，是印象與概念之間的東西了，可以有印象，可以有顏色的，可無顏色的。如果是概念，純粹的概念，牛就是牛了，無顏色的，明不明白？有顏色的只是牛的觀念而已，概念的牛是沒有顏色的。明不明白？所以我們中國人說白馬非馬。白馬是一個白馬的觀念而已，是有顏色的，白馬、黃馬、黑馬是有一個有觀念有顏色的一個「表象」而已，那個馬是 Concept 而已，是無顏色的，何解？因為黃色也可以單色也可以的，是嗎？是嗎？概念沒有顏色的。但亦可以說有的，低級的概念就有了，白馬，這個就叫做概念了是嗎？這個就有概念了。是嗎？所以有些人就不要「觀念」兩個字，由印象知道概念，是甚麼？講觀念，明不明白？其實應該三個好些，由印象構成觀念，「觀念」者，即是比較低些的，未成熟的概念。是嗎？一到概念就完全是抽象的了。

聽眾：這是高級的嗎？

羅公：嗄？這是高級的了！所以我們時時想的，都是到「表象」為止而已，很少用純概念的，純概念很難想到的，馬你能不能想到？馬你想不想得到的？白馬我們可以想到，是嗎？黃馬我們可以想到，赤兔馬我們都可以想到。馬我們想不到的。是嗎？馬，純粹是「名言」來的。馬是「純粹名言」。所謂「觀念」者，只是低一些的概念來的，是嗎？未成熟的概念來的，但佛家就沒有這樣分的，現在一般的哲學家都沒有這樣分的不過照理就應該這樣分，由印象到觀念，觀

念到概念，「概念」者，「概括的觀念」嘛！「概」就概括，「念」就是觀念。這樣現在佛家的所謂「名言」，就包括兩種東西，尤其是「表義名言」包括兩種東西，一、「概念」，二、「觀念」、「表象」，這兩種東西佛家叫(它們)做「表義名言」，「表義名言」就是「第六意識」的「相分」了，當我們要「熏習」的時候，要得到那個「表義名言」的力幫忙，然後才可以「熏」入來，才能「熏」入去。

這樣就是，即是要由「表義名言而熏習的種子」。一般那些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的那些「相分種子」，多數是要這樣，要由「表義名言」來「熏習」，即是說我今日見到(芒果)，我從未見過「芒果」的，現在第一次見到「芒果」了；這個芒果就構成了「表義名言」了，一構成那個「表義名言」的時候，那個芒果的形象，那個芒果性質就跟著這個「表義名言」，走了進去我們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處，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裏面就有了芒果的「種子」。將來第二世，我們有機會予這類「種子」爆出來，那就可以變成「芒果」這類東西了，就成為那些現實的東西了。即今世見到的東西，經過那些「表義名言」，「第六意識」用「表義名言」用「表義名言」扶助的力，那樣它就成為「種子」了，譬喻你們念經、「受戒」，讀經或者「受戒」那時的形狀，透過你的「第六意識」的「表義名言」，「熏」了進去你的「阿賴耶識」處，在「阿賴耶識」處就成為一種「種子」了，成為一種「種子」(後)，這種「種子」是怎樣的？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，從一個角度來看就叫做「業種子」，因為你「受戒」，你「受戒」(的形態)，那些叫做「業種子」，那「業種子」就叫做「戒體」了，這個「戒體」在這一世裏它有力量的，有力量怎

樣？會影響你，令到你不敢犯戒。

聽眾：這樣屬於「無表色」了？

羅公：是「無表色」了！「業種子」就即是「無表色」，是嗎？又叫做「無表色」嘛！「無表色」了，是嗎？在這個角度來看，是「業種子」；這種「業種子」都是要透過甚麼？透過「表義名言」來「熏」入去的。透過你當時做甚麼？你「受戒」時跪在那裏的那個儀式「熏」入去的。那是第一個角度。第二個角度是甚麼？它是甚麼？它叫做「名言種子」。「名言種子」又怎樣？你「受戒」的形狀，樣子、形狀全部打了進去，這種東西將來第二世或第三世又照打出來，打出來。即是說你將來又有機會要「受戒」，那個阻止你不作惡的那些「業種子」，當你今世死了就結束了，不受報的了，不過有些律師就說大乘的人不是的，是無窮的，其實「無窮」就是那個「名言種子」，那個「名言種子」是你「受戒」時的那種形狀，「名言種子」一世、一世又一世無窮無盡地下去的。明不明白？那個叫做「無受盡相」。即是「業種子」就是「有受盡相」的。性質，「相」即是性質，性質是「有受盡」的，「名言種子」的性質就「無受盡」的。所以你「受戒」與不「受戒」不同之處就是這樣，你「受戒」的時候你打了那些「種子」進去，那個「種子」一方面是「業種子」，是「有受盡相」的，幫忙你今世不會犯戒。一方面就是那個「名言種子」，打進去的時候，是「無受盡相」的，當有機會.....。

聽眾：即是連續了？

羅公：嗄？甚麼？

聽眾：是不是連續？

羅公：連續，連續。第二世有機會又出現，出現又再「熏」入去。第三世又有機會出

現，就是「無受盡相」，「名言種子」就是「無受盡相」。你現在說的「戒體」就指那個「有受盡相」，這樣.....。

聽眾：「有受盡相」是不是跟一世？

羅公：一世就完了，一世完有甚麼要緊？下一世那「無受盡相」又再來過又做過嘛！是嗎？沒要緊的！所以現在那些人他說，有些人問他，有沒有皈依的？那些講佛的人就問。(他說：)我沒有的，我不用的，我「自性皈依」。他「自性皈依」不是說不行，他無這個皈依的「體」，沒有皈依的時候(受)的那個「業種子」和那個「名言種子」，他沒有嘛！只是有讀書那時的那些「名言種子」，是嗎？如果你經過皈依的形式，就會有皈依時的那個「無表色」，皈依都有個「無表色」的，是嗎？又有那個「無表色」，就是「有受盡相」，是嗎？又有那個「名言種子」的「無受盡相」，你有的。你現在「自性皈依」就無的，即是你可以不「受戒」的，我守了「比丘戒」，我不用「受」，可以的，我「自性受」，都可以的，但是你沒有那個「種子」。

聽眾：「戒體」。

羅公：但無「種子」無那個「戒體」嘛！經過這個形式就有個「戒體」，如果你「受戒」時很虔誠，很清楚的，就有「勝作用」，你明不明白？很清楚我現在正在「受戒」了，那戒師正在問我那一條戒，你清清楚楚的時候就有「勝作用」，是嗎？剛才不是說有一個「勝作用」？你烏矇矇，他又說外江話，又沒有人傳話，或我又是台山人，不知他講甚麼，不知他講甚麼的時候，那時「戒體」是無「勝作用」的，你明不明白？無「勝作用」，但無「勝作用」你不能說他無「戒體」，糢糊些。明不明白？是嗎？現在你明白「勝作用」嘛！「勝作用」就是很清楚地打入去，是嗎？他的「戒體」就變成很模糊了。變成矇矓不清了。

聽眾：即是弱了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即是弱了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弱了？

聽眾：是不是即是弱了？

羅公：弱呀！弱到極了，是嗎？有的，因他肯跪下在那裏，肯答，說「能」，這個「戒體」很弱的，所以，如果自己「戒體」是弱的不妨受多次戒，沒要緊的。密宗灌頂就是這樣了。還有這樣：大總統就職就要他宣誓，那個大總統就職不是要舉起手宣誓？宣誓我一定要盡忠為國家，如何，如何，是嗎？如果我有違背誓言，我就要受怎樣的懲罰。那個誓願體，那個亦是「無表色」來的，明不明白？他發了這個誓，他一世他都有這個力量，即是無形之中這個力量會阻止他不敢亂做，即是不敢做奸人那樣。當他想做時，心中是會很怯的，冥冥中都有這種力量的，那就是那個「誓願體」的作用了，是「有受盡相」，到這一世止。但是如果他發誓的這種情況，(如果)他第二世又有機會照此發誓，那就是「無受盡相」了。所以一個(人)做一種行為的時候，一打落去(就成為)「業種子」，「業種子」就是「有受盡相」。

-完-